

### 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## 香港會變成巨大唐人街嗎？

秋風送爽，電視又在重播《秋天的童話》，片中的周潤發、鍾楚紅風華正茂，令懷舊的觀眾好像又回到了那些「老好日子」，照例伴隨「今天看不到這樣的好戲」之類感嘆。

眾所周知，《秋天的童話》是張婉婷和羅啟銳的力作，故事源自他們在紐約做學生時的真實經歷。主角「船頭尺」真有其人（當然樣貌身材不如發哥）。當然，真實的故事之外，最重要的是，是片中注入了真實的感情。

其實，張羅配一直以來都沒有放棄他們的創作風格，即使像成績未如理想的《玻璃之城》，仍是他們把真實的記憶和對港英殖民文化的愛貫注其中，觀眾可以不滿其深度，卻不難動容於其深情。《歲月神偷》努力之所在，也非關乎特技，反而是重塑背後的本土情懷愈來愈受香港人認同。那也與主權移交後，港情與國情的變化互動相關。

台灣電影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》獲得票房空前成功後，又有楊雅喆的《男朋友·女朋友》，把個人回憶與家國歷史搭上了邊。不少有心

人都希望香港也會拍出這類出於本土情懷，兼有宏觀歷史視野的作品。我們年前已有《打擂台》、《東風破》、《歲月神偷》了，好像只差一步，如果把嚴浩的《浮城》計算在內，可能便只差半步了。

這半步的秘密可否從《秋天的童話》的啟示裡找到？欠的是真實的故事？還是真實的情感？我們愈來愈重視實事，益趨強烈對歷史的關注也顯示這點，問題好像反而出在情感一方。

有人認為，合拍片現實令創作人必須作出太多妥協，作品傾向裝置砌件，功能性大於一切，即使原本有真實情感，最後的成果也會變得支離破碎，不成氣候。

《秋天的童話》的故事不發生在香港，但可以很有港味。禮失求諸野，今天我們到三藩市、紐約或倫敦去，不難遇上保留了的「老香港」以至「老廣東」的唐人街。難道香港真要視自己為巨大的唐人街，才能找回他的真實情感和活力？

### 一手碟評

文：勇先

## 港產「禮儀師」——《陰陽路之升棺發財》

四年前，日本電影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，揭開了觀眾對殯儀行業的神秘面紗，但原來早在1998年的《陰陽路之升棺發財》，亦已經以香港殯儀館為故事背景，描畫出充滿民間宗教風情的港產「禮儀師」之面貌。

自1997年首齣《陰陽路》上映後，以此為題的作品共拍攝了19集，說「陰陽路」是香港電影史上最多續集的電影大概並不為過。至於這齣《陰陽路之升棺發財》則是該系列第三齣作品，演員陣容比今日的邵氏電影更「無綫化」——古天樂、錢嘉樂、張錦程、劉玉翠、袁潔瑩，還有「聖羅蘭」等，全都是90年代末無綫最常見的演員陣容，以配合該系列電影低成本的製作風格。整齣電影由幾個小故事穿插而成，故事不外乎是「鬼上身」、厲鬼纏身心男等「行貨」橋段，但配以雷宇揚、張錦程等諧角，亦凸顯了其帶有喜劇感的鬼片風格。

看日本的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之時，不期然就想起香港的《陰陽路之升棺發財》，儘管兩套作品的劇種以至風格均截然不同，但都是透過死亡，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還有對人和情的珍惜——例如死化妝師資生堂（丁子峻飾）迷戀因車禍離世兼毀容的歌星陳美麗，不惜把自己打扮成對方的模樣，代她供別人瞻仰遺容，最後更以死殉情；另一故事是雷宇揚飾演的「喃嘸佬」口水昌等人一心騙死人財，卻遭怨靈（羅蘭飾）纏身，最後其女兒（伍詠薇飾）到已荒廢多時的墳前把纏在碑上的紅繩解開才能了事，從而帶出生人與死人之間都應該保持着一份尊重；最後一個故事是阿力（古天樂飾）、紅姐（袁潔瑩飾）和Raymond（謝天華飾）的三角戀，故事雖流於負心男被冤魂索命的行貨結局，卻頗能夠刻劃出一班港產禮儀師那份友情。

其實有別於一般的鬼片，《陰陽路》系列作品，往往不是以驚嚇恐怖見稱，而是透過鬼神之說，回歸人性的基本——情。以至叫人每每看後，不是如逛了一轉Halloween樂園般被嚇個痛快，而是不期然留下一滴神傷的眼淚……

### 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壹

## 喬宏的尊嚴

不知道是否生錯了時代，社會上偶然總會出現一些人，恍惚與生俱來地與他所處的人群和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。有些人甘於被社會同化，又有一些演變成激進的反社會分子，卻有另一些沒有因此而自暴自棄，反而勇敢地堅守自己的信念，開拓出一條康莊大道，有尊嚴地走到最後，喬宏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相信很多觀眾對於喬宏最熟悉的作品，莫過於為他贏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及金紫荊獎「雙料」影帝的《女人四十》。其實他在《女人四十》之前，已經有超過40年的影齡。年輕時曾經當過美軍翻譯的喬宏，外形俊朗，身材高大魁梧，1955年得白光賞識，在處男作《鮮牡丹》擔當第一男主角，一片成名。喬宏走的是性格演員路線，或者沒有像一眾「靚仔白淨」的文藝小生般備受捧，卻有更多演繹不拘一格角色的機會，例如《青春兒女》慧直的大水牛、《啼笑因緣》荒淫無道的光頭大帥、《董夫人》讓盧燕女同時為之傾心的楊尉官、《俠女》的得道高僧，還有遠征荷里活參演史提芬史匹堡的《魔域奇兵》等等。喬宏能正能邪，「好人」形象更是深入人心，他與石堅合作拍攝的喉糖廣告，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。

至於喬宏的代表作《女人四十》，他飾演的老人癡呆症患者孫伯伯，居住環境是典型的香港低下階層生活空間，那是一個講粵語、閒暇時唱粵曲打發時間的老年人，由廣東人主導的世界。對於擁有濃重外口音、操半鹹不淡廣東話的孫伯伯來說，那不是屬於他的天地，他註定是孤獨的。孫伯伯的愛妻也是一位愛好粵曲的廣東人，當她遽然而逝，孫伯伯頓失與外來陌生世界的聯繫與照應，身子素來壯健的他，突然退化得喪失記憶與自理能力，這到底是諷刺，還是現實的無常？當他的神智恢復清醒，就是他要求別人間的時候。這種人物形象與身處時空的錯配，落在其他導演手裡，可能令人笑破肚皮，但在許鞍華手裡，只會讓人淚淚交流。

喬宏在《女人四十》公映四年後病逝，後知後覺的電影金像獎協會，也沒打算追頒他一個終身成就獎。我深信，世俗的虛榮並非喬宏所追求。在娛樂圈打滾數十年，喬宏並沒有因此變得利慾薰心，也沒有沾染其他惡習或排開纏身，他和妻子小金子是圈中的模範夫妻，而且有共同的信仰。由他發起的「藝人之家」，像天使一樣替外表風光，但心靈空虛的藝人，提供一個舒適溫暖的避風港。無論多麼出色的演員，最終都會被無情的社會或觀眾遺忘，但好人不會，喬宏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



# 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

## 愛情·命運

也許是喬斯坦·賈德的錯。從此，荷里活電影裡那些少年冒險電影，成為了宅男與中年男人迷失與悶騷的舞台。即將於10月11日上映的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，便是如此。文：洪嘉



■作家Karen（左）與經紀人。



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是昔日少年冒險電影的成人版。那些進入異世界的題材，如今在卡通片中仍然有着無數擁躉，尤其是在日本奇幻作品中，依然大熱。影片描述一書成名的宅男作家Calvin正面臨無法繼續寫下去的困境，偶然夢見海邊的少女，頓時靈感湧現，以少女為藍本創作出一名略有神經質的業餘畫家Ruby，更安排她與主角Calvin墮入愛河——作家自己的分身。

未幾Calvin發現自己愛上了創作出來的Ruby，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，Ruby竟然在現實世界中出現，並且不知道自己是Calvin創作出來的人物。

### 逃出書世界

小說人物從書的世界進入真實世界中，那該是喬斯坦·賈德擅長的。1991年出版的哲學小說《蘇菲的世界》，便是描述14歲的蘇菲在哲學老師艾伯圖的教導下，逐漸意識到自己是書中的一個角色，並且嘗試對抗作者，逃離書的世界。

這是挪威國寶級的作品，後來被改編成電影《Sofies verden》電影的最後，蘇菲與艾伯圖成功逃到現實世界中，然而現實中的人卻無法看見他們。最後他們在現實中感到失望，並決定重返書世界，途中遇到其他童話故事的角色，並意識到故事的結束，並不代表書中角色也將跟着完結。

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同樣是個逃出書世界的故事。影片中的少女Ruby從書中進入現實世界中，能吃喝能睡能談戀愛能挑逗他人，與普通人無異，唯一的不同，是蘇菲與艾伯圖最終以自由身穿梭這個世界，而Ruby則貌似自由，實質上一舉一動仍受到Calvin的控制。

片中Calvin為了向哥哥證實Ruby真的是自己創作出來的人物，而不是臨記，於是施展打字神功，在打字機上寫下Ruby說不同語言的句子。Calvin透過打字機及劇情的創作，讓Ruby按他的意思生活的情節，在影片的后段屢見不鮮，例如



■《魔域仙蹤》首集與續集劇照。影片掀起一股奇幻歷險熱潮。

Ruby希望有個人空間時，與其他人相處甚歡時，情緒大起大落時。Calvin每一次的改寫，都叫人物（Ruby）有更大的改變。

### 進入書世界

書世界與現實世界，在荷里活電影中向來是關係緊密的。然而昔日卻扮演著不同的角色。在八十年代的經典奇幻電影《魔域仙蹤》(Neverending Stories) 裡，少年柏斯坦遇見一本名為《永不完結的故事》的書，意外被吸進書的世界中。在書世界裡的幻想王國正面臨被「虛無」吞噬的命運，而王國的女王則因為病重，無法對抗「虛無」。為了拯救王國，柏斯坦成為王國的勇士，出發尋找可以拯救女王的靈藥。

《魔域仙蹤》不但大熱，更成就了後來一連串的奇幻電影，如今的日本動漫、奇幻小說等，至今仍然描述類似的故事，如宮部美幸的《勇者傳說》，亦是描述進入異世界的歷險。說起來，愛爾蘭作家約翰·康納利(John Connolly)前作《失物之書》，亦是描述書中世界的冒險故事。

後來《魔域仙蹤》繼續開拍了兩齣續集，少年柏斯坦繼續回到幻想王國裡，與各種奇妙的幻想生物一起對抗壞蛋。

最近推出了新作的J.K.羅琳，在《哈利波特：消失的密室》裡亦有寫過類似書與現實交叉的故事。作為佛地魔分身靈之一的湯姆瑞斗的日記，能夠影響一個在日記上寫字的人，並吸收其人精力以圖達到復活的目的。當然，在那齣電影裡，壞蛋的詭計最終敗露。而在



■Ruby與Calvin的媽媽一見如故。

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裡，被創作的人則永遠都受到造物者的支配。

在電影的最後，Ruby打算與Calvin離開，於是Calvin忍心將真相告之，並即場示範他如何控制她。於是我們在Calvin「的的嗒嗒」的打字機聲中，看到少女Ruby時而癡狂，時而碌碌，時而大吐，時而仆地，最終，在真相揭露的那刻，Calvin和Ruby的世界也將崩潰。

影片以小說人物與作者戀愛為主線，亦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愛情的種種想像與限制，當中尤其描述控制與慾與嫉妒最為深刻。例如Calvin利用打字機，以各種手段控制Ruby的喜怒哀樂，亦控制她與自己寸步不離。然而一旦愛情崩潰，那種控制則將變得更加可怕，像最後Calvin如何操控Ruby做出種種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愛情一旦失控，所造成的傷害，則不會是在打字機上打上一句：「從此，你自由了」那麼簡單。

### 人與物的命運操控

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其實是另一齣電影的愛情版。由韋法路和愛瑪湯遜合演的電影《離奇過小說》(Stranger than Fiction) 同樣是書世界與現實世界交叉的一齣電影。在《離奇過小說》中，所描述的並不是愛情之間的操控問題，而是命運的操控。

稅務局職員Harold某天刷牙時聽到一把女聲正在旁述自己的生活，備受困擾的他尋求心理醫生的協助，輾轉認識文學評論家朱利斯，並推定自己是小說家Karen筆下的一名角色，最致命的是，Karen筆下的人物，大多以死亡作結。為



■《離奇過小說》裡的Harold是驚覺自己是小說人物的普通白領。

了阻止Karen將自己推向死亡，Harold不得不用盡方法接近這位作家。

雖然愛情與人生宿命的命題截然不同，然而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與《離奇過小說》兩者間在描述「操控」這回事並無不同：Karen操控Harold的生死，與Calvin操控Ruby的愛情，最終也要回答同一個問題——誰有權去操控另一個人，哪怕那是自己創作出來的人物？《離奇過小說》最終是書中人物因努力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Karen看見自己創作的人物活生生出現，而不再只是單純的小說角色，使她的創作心態出現了變化；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卻是相反地，作者Calvin放棄了操控Ruby。

兩者中，《離奇過小說》是一種雙向的影響，但在《書中字有夢女神》中，那種操控仍然是單向的，只有Calvin才有可能說要操控還是不，這也是Ruby的悲哀——當然，為了大團圓結局，我們仍然可以期待編導在一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，賦予Ruby一個貌似自由的新生，而這若可以讓Calvin從頭來過，並且以平等的關係重新開始，那麼一切問題便得到解決了——可事實上，問題依然存在，Calvin在愛情中向來所站的位置，與自我期許的角色，可能會因為Ruby不再是他的小說人物而改變？我想，大抵不會。

或許，我們可以回帶看看Calvin與前女友關係破裂的說詞：Calvin從來愛的只是自己。於是一切都明朗了。他對Ruby的種種操控與改造，有哪一項不是為了方便，或滿足自己而進行？